

海老 KK 癸卯上元後一周(2月5日~14日)幾首詩詞



今稍有暖意,各處殘雪俱融。雪比梅花,梅花比雪,比和不比都已絕。佻柔春風如刀削,試雪殺梅溶成血。清水如澈,濁水如糞,如澈如糞性都烈。點滴弱水穿石鐵,敢教山崩地也裂。

2023年2月6日于維羅納自寓

《朝天措·夜雨寄友》 歐陽修體,步韻。

寄北夜雨轉淨空,殘月已偏中。宅邊不種五柳,寓屋尚遮寒風。窮居約守,砌句疊字,偶噁幾蟲。聽雨歌樓年少,而今星星衰翁。

注: 寄北~唐代李商隱詩:“君問歸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漲秋池。何當共剪西窗燭,卻話巴山夜雨時。”言盡離別、思聚之情。
五柳~陶淵明文《五柳先生傳》,自言隱居求志。
聽雨歌樓~宋代蔣捷《虞美人 聽雨》:“少年聽雨歌樓上,紅燭昏羅帳。壯年聽雨客舟中,江闊雲低、斷雁叫西風。而今聽雨僧廬下,鬢已星星也。悲歡離合總無情,一任階前、點滴到天明。”
星星衰翁~出典同上。

2023年2月7日于維羅納自寓

《杏花天·寒江》

枯荻黃草寒江浦,殘陽下,鴉影飛渡。總疑是南雁北顧,梅信報,春風駐。惆悵難辨世情路,萬般中,離人最苦。偏是離人不自主,相思意,寄何處

注: 梅信~冬梅謝、春梅花開,所報春天將到的信息。亦指書信。

2023年2月8日于維羅納阿拉根尼河畔



《小重山·夢》

山屏樹幕一線紅,夕陽露倦容,冷雲濃。小舟緩渡江浦東。隨波搖,迎面一縷風。

昏睡一畝宮,翩然往事夢,一場空。醒來余香和淚融。斯地遠,做個嘯嘯翁。

注: 一畝宮~《禮記·儒行》:“儒有一畝之宮,環堵之室,筆門主窗,蓬戶瓮牖。”稱寒士的簡陋居處。嘯嘯~嘯嘯。《新唐書·竇鞏傳》:“鞏字友封,雅裕,有名于時。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,世號嘯嘯翁”。指懦弱畏事或不善辭令之人。

2023年2月9日于維羅納自寓



《七言·詩友》

滴答平仄聽玉漏,寂寞無月也聚耐。寒風寒雨又侵夜,春時春暖未到柳。莫道異域少知己,幸有諸君論故舊。俏語蘭言同愉悅,任拘何年拱木朽。

注: 滴答~時鐘行走之聲。
平仄~格律詩詞講究的音節發音規則。(時鐘行走的滴答聲就像按詩詞格律的平仄聲)
玉漏~古時計時的沙漏或水漏。
耐~醇酒,經過兩次或多次重複釀制的酒。
俏語~動聽的話。
蘭言~情投意合之言。語出《易 系辭上》:“二人同心,其利斷金;同心之言,其臭如蘭。”
拱木~棺材,墳墓。指死亡。

2023年2月10日于維羅納自寓

《一叢花·邀春陽》

殘月斜照幽空帳,水底映寒光。醉看夜色江如練,隔岸處,一聲笛響。驚起倦鷗,驚喚棲鴉,驚搖垂楊。冬色依然籠此鄉,蘆荻亂洲荒。預邀明日春風來,且莫忘,帶來春陽。雲氣浩然,雲涯途坦,雲程唯莊康。

2023年2月11日于維羅納阿拉根尼河畔

《虞美人·春意》

東風吹走瀟瀟雨,青雲只幾縷。簷底雀聲應新歸,嘴含纖草,匆匆來回飛。水邊垂柳依身瘦,細芽初嬌柔。舊林黃昏啼鴉,夕陽西斜,彤彤漫天霞。

2023年2月12日于維羅納阿拉根尼河畔

《最高樓·授課》

赴華盛頓杰佛遜學院的多元文化課,教授中國毛筆字。車行一小時,春陽耀天,春風送暖,十分愜意。

春風綿,前行景倒遷。
塵路頗,微塵煙。
日中不辭鐵流馬,洞穿長隧山體遠。
自當是,聚青眼,忘餘年。
去年有信承淑賢,贊校衆生國學傳。
筆不停,嘴不閑。
八法運筆秀鳥迹,滿紙寸心墨未干。
中華生,洋媚媚,都是緣。

注: 景倒遷~車前行,反光鏡中的景色倒行。
塵路~市塵與道路。塵,市鎮民房。
鐵流馬~指汽車。古代一種機械交通工具。傳說諸葛亮發明稱“木牛流馬”的交通工具。
青眼~晉阮籍常以眼珠正視對方,以示尊敬,器重,因以“青眼”指尊重對方。與“白眼”相對,唯要主人青眼待,琴瑟談笑自將來。此處作集中眼力觀察路面情況。
餘年~晚年、殘年。
承淑賢~承諾邀請我的韓老師。
贊校~贊 hong,古代稱學校。
八法~毛筆字學習中的“永”字八法。
鳥迹~漢字。傳說倉頡觀察鳥爪痕迹而造漢字。

2023年2月13日于華盛頓杰佛遜學院



匹茲堡華人老朽
海老 KK

元宵節兩首 其一《踏莎行·上元》

月明中元,中元月明,今日中元月正明。
三更明月照空庭,空庭相照離人影。
離情堪傷,堪傷離情,人間離別最傷情。
五更冷月落西嶺,庭前離人淚滿盈。

2023年2月5日(是日農曆正月十五中元節)于維羅納自寓

其二《浣溪沙·元夕》

拊胸酒魄踴行弓,
落枝鶻號月淨空,
離恨都付玉輪中。

促愁愁聽人已老,
青絲須與頭白翁,
鄉夢難醒情難終。

注: 酒魄~豪飲的神情姿態。
踴行弓~踴 ju,獨白。獨自走出弓一樣的行迹,表示喝多了走得搖搖晃晃。

2023年2月5日于維羅納自家“呼啦”酒吧(Hula Bar)

2月6日詞兩首:

其一《採桑子·上元六九憶》

孩童時,居上海龍華,屋後河邊有數株柳。逢上元廟會,市里親戚攜眷來游,折柳與親戚姐妹。

寒到六九河邊柳,新芽苞頭。
新芽苞頭,當年折枝贈嫵姝。
八十風塵餘生後,窮了皓首。
窮了皓首,異鄉柳新吾已朽。

注: 六九~九九消寒圖之第六個九天,有《九九歌》唱:“五九六九,河邊看柳”,今年(癸卯正月十五)適逢六九頭。嫵姝~女童。

其二《踏莎行 梅和雪》

冰凌:學車考車與買車

我到美國第二天就學車,衛國在耶魯校園的停車場教我開車,因為是自動檔,很好學,沒開幾圈,我就自己開起來,還一路開回家。

沒過幾天,衛國就幫我報名參加駕照考試,十五天後考。因為紐海文市考駕照很嚴,衛國估計我起碼要考兩三次才能通過,索性讓我抓緊時間先考,考不過再報名。那時我正在“香格李”飯店打工,打工之餘便背英文單詞,看復習題。我牢記住幾個關鍵單詞:紅綠燈、左拐、右拐、U轉、泊車等。

到考試那天,衛國帶我去考,我開著衛國的“凱迪拉克”到交通局。考試分兩步,第一步筆試,通過了再路考。

筆試是十六道題,答對十二道題算通過,也就是說,錯題不能超過四道。幸好有中文答卷,但中文答卷翻譯得實在要老命,有的題翻譯得模稜兩可。我一個人趴在桌上填寫,十幾分鐘便將兩張考卷答完。考官把考卷拿到房間里去改,一會兒交給我。我一看,第一張答卷就錯了三道題,就指著其中一道題,對考官說:“這是對的。”考官說是錯的。我堅持說是對的,考官也堅持說是錯的。我再翻開第二張考卷,一看只錯了一道題,正好錯四道題,也就是說答對了十二道題,可以通過,便不再吭聲了。

接著,一位老警官帶我路考,衛國說這位老警官最嚴厲,言下之意我很難過關。我對老警官說,我的英語很貧乏,能否請我兄弟上車做翻譯。老警官說了一個字:NO。

我把車開出停車場。他坐在旁邊噁里叭啦,我聽不懂也不理他,他很失望。車到路口,我聽到他的噁里叭啦里蹦出一個單詞:左拐。我問他:是左拐嗎?他顯然很高興:“對對,是左拐。”在他的指揮下,我左拐、右拐、U轉、泊車、倒車、剎車等等,完成了一系列動作。他不吭聲,只管在大本子上記什麼,最後叫我開回交通局。

我問:“OK?”他說:“OK。”路考居然得了滿分。

衛國特別高興,說今天幸運。接著,我交錢、拍照、等候,拿到了駕照。美國的駕照相當於中國的身份證,可以證明你的身份,上銀行、登飛機都管用。當天晚上我就開著衛國的車去打工。

第二天,衛國送我一部德國老大眾甲殼蟲車,手排檔,他把我送到飯店,教了我手排檔車的要領,自己便乘巴士回耶魯了。

當晚,打工結束後,我開著甲殼蟲車回家,一路不斷熄火,多次停在十字路口的中央,擋住四方的來車。我只好熱情地左右揮手,美國人還是很友善,笑笑說沒有關係,耐心等我啓動汽車,終于這麼停停開開回到了家。

兩個多月後,有一次下雪天,我開著甲殼蟲車上坡,由於雪厚路滑,猛踩油門,車子一頭冲向路旁的雪堆里,拖回去報廢了。

衛國在報紙的廣告上看中一輛豐田“凱美瑞”,我花了兩千一百美元開了回來,日本車省油,性能也好。

1998年,中國作家代表團要來訪,開展中美文學交流系列活動,為了接待方便,我又買了一輛“尼桑”麵包車,七座位,後面還有空處,可以堆放行李,到紐約華盛頓,上波士頓大瀑布,非常方便。後來豐田“凱美瑞”被一輛大卡車從背後撞了一下,車的后箱被撞扁(日本車最大的毛病,就是一撞如紙)。對方保險公司來人看了,說:“我們把車子拖走,賠你兩千七百美元,你願意嗎?”開了三年半,反賺了六百美元,我說願意。

1999年,福特公司出了一款新轎車,造型很好。我到西海文的福特車行看了一下,很滿意,當場就買下,車行當即辦好了車牌,車牌上的英文字母是:“PNO”。

我對車行經理說:“P—NO,不許放屁,這問題不大。但是你該橫的不橫,該直的不直。”

經理連忙問:“有什麼問題嗎?”我說:“你‘N’橫起來,不就成了‘H’,‘O’直起來不就成了‘D’,你給我個‘PHD’(博士)多好。”經理一愣,哈哈大笑。

冰凌:父親的西鳳酒



父親喜歡喝酒,每晚晚飯前都要喝上一杯。杯中酒快喝光時,他滿臉發出紅光,聲如洪鐘,都會說一些讓人着迷的故事。這時他邊說邊抄起酒瓶,往自己杯中再倒上小半杯。母親聽得入神,也就顧不上他悄悄的添酒。

父親就喝白酒,從來不碰黃酒甜酒。他常喝這幾種白酒,四特酒、洋河大麴、丹鳳高粱、李渡高粱,特別愛喝西鳳酒。他喝西鳳酒有個習慣,在杯里倒上淺淺一層西鳳酒,然後再倒滿其他白酒,並舉杯搖勻。

父親指著西鳳酒對我們說:“好白酒一口,勝過普通白酒三杯。所以,喝西鳳酒要兌著喝。”

父親抱著西鳳酒,看了一陣,問舅舅:“還有其他白酒嗎?”

舅舅反問:“又要兌著喝?不兌不兌,今天我們好好喝一頓!”

父親倒滿酒,和舅舅碰杯,深情望著杯中酒,然後一飲而盡:“嗨!好酒啊!”

干了三杯,兩人就深一口淺一口,聊著天,慢慢品飲,直到把一瓶西鳳酒喝光。

回去的路上,父親滿臉紅光,連連感嘆:“浪費了,浪費了!”

我抱著西鳳酒,笑著說:“這樣喝過癮啊。”

父親說:“那當然過癮!哎,來來來,這酒還是我來拿!”

父親抓過西鳳酒,塞進皮包里,拍拍皮包:“好了,好了。”

這瓶西鳳酒帶回福州後,一直放在櫃子里。不知為什麼,父親一直沒有喝它。

有一次,家里沒酒了,我打開櫃門,取那瓶西鳳酒,被父親制止了,他說:“等你舅舅來福州一起喝。”

這瓶西鳳酒一直放在櫃子的角落里,等著舅舅來福州。三十年過去,父親走了,舅舅一直沒能來福州,這瓶西鳳酒仍舊放在櫃子的角落里。

有時打開櫃門,見到這瓶西鳳酒,母親總說:“等你舅舅來福州喝。”

三年後,母親也走了。我在整理房間時,把這瓶西鳳酒帶回杭州。

次年,我去上海開會,把西鳳酒帶上了。開完會,我專門去見舅舅。

我把西鳳酒遞給舅舅,說:“這瓶西鳳酒,舅舅還記得吧,放在福州家里已經三十多年了,爸爸媽媽都說等你到福州去喝……現在,他們都走了,我把酒帶來了……”

舅舅抱著西鳳酒,看了半天,剎那間,他老淚滾滾……